

三退后 男孩白血病好了

【明慧網】六年前的一天，我上了一輛出租車，給司機講了法輪功的真相，做了三退。六年後，我們又再次相遇，共同見證了大法的神奇。

六年前的那天，我上了一輛出租車，剛坐下，就感覺司機的臉色非常不好，發黑，嘴唇也發紫，我問他：“你臉色挺不好啊，嘴唇也發紫，別太辛苦了，差不多就行了，身體是第一位的。”司機說：“是不好啊，你看出來了啊？”我說：“是啊！不行就休息休息吧，現在老百姓看病多不容易啊，看病都看不起，你把身體養好了就是最大的財富，人好比阿拉伯數字1000，1是身體，金錢、名譽、地位都是1后面的0。要是身體沒有了，金錢、名譽、地位，後邊再多的0也沒有用啊，你說是吧？”他頻頻點頭。

我見他很願意聽，就接着說：“以後還有大的災難呢，共產黨做的壞事太多了，趕緊退出黨、團、隊吧，咱可別跟着它們吃瓜落兒、担因果啊！”司機說：“都死了才好呢，天塌下來都死了我也就解脫了，我現在都不想活了！”原來，他曾養過一輛出租車，自己還給別人開出租車，家裡條件挺好，也不用妻子上班掙錢，孩子也挺好的，生活富富有餘。沒想到兒子十歲時突然得了白血病，一周要透析三次，結果錢也沒了，車也賣了，四處借債，就差賣房子了，親屬錢都借遍了，都躲着他，他也不好意思再張嘴借了，現在只能挺着了，這病最後結果就是人財兩空，家也完了。他現在開出租車，腰疼得象折了一樣，一宿一宿睡不着，就只能靠晚上回家喝白酒才能入睡兩三小時，妻子在醫院天天陪护孩子，

本來身體就不好，現在也挺不住了，真不想活了……

當時我聽了非常吃驚，沒想到他會生活得這樣絕望。接着我就講了自己的親身經歷。我一歲喪母，五歲和繼母一起生活，經常挨打，心理傷害非常大。成人後又得了神經衰弱、抑鬱症、鼻炎、哮喘等很多疾病，給我折磨得都活不起了。後來修煉了法輪大法，按照大法真、善、忍的標準做好人，經常為繼母着想，善待繼母，覺得繼母也挺可憐的，現在我是每天都樂呵呵的，看誰都好，我一身病全都好了，醫院都治不好的鼻炎和哮喘，在我修煉大法後都好了，一身輕，大法太神奇了，是大法救了我一條命，要不是修大法，我現在都不知道什麼樣子了！

我勸司機：“你兒子現在已經這樣了，咱們說句到家話吧，咱們就死馬當活馬醫，我帮他做个三退吧，退出團、隊，對孩子肯定有好处没有坏处，就看他的造化了，也许会有奇迹的发生。”司機聽完後，說：“行吧，但願能好啊！”我就幫助他和孩子起了个化名，做了三退，并告诉他回去後和孩子說大法的真相，把三退化名告訴孩子，他點頭同意了。

人世匆匆，好多事我們都沒有放在心上。六年後的一天，我偶然打了一輛出租車，剛一上車，司機一眼就認出了我，興奮地說：“小妹，你還認識我不？”我莫名其妙：“不認識。”他說：“你給我講過法輪功的事情，我是說都死了才好呢那個。”我笑了，說：“想起來了，你兒子白血病那個。”

司機一臉興奮，高興地說：“對，我兒子好了，白血病好了！我兒子住的兒童科病房的孩子都陸



陸續死了，我兒子當時也挺重的，現在就他一個人好了，我兒子現在都恢復正常了，今年十六歲了。太神奇了，撿條命！沒想到，六年後又遇到你了，太謝謝你啦！”我也很高興：“你可別謝我，你謝大法師父吧，是大法救了他！為什麼今天又遇到你了，是你家人還有誰沒三退呢吧？”他連忙說：“我媳婦還沒退呢，你幫她也退了吧！”我說：“好。”就這樣一家三口都三退了。這時，出租車也到地方了，他想不收錢，我當然要把錢給他留下。司機一直笑盈盈地目送着我走遠。

六年前的一次相遇，六年後變成無盡的感恩。法輪功學員不斷地給世人講真相，告訴人們法輪大法好，三退保平安，這都是在幫助人們脫離中共魔爪的控制，讓人們重新走上神指的路，走上返回天國家的路。大法賜予我們的遠比我們想象的更珍貴，更美好。希望我們都不錯過這個機會，走向更加美好的未來。◇文/大陸大法弟子

重庆政法委洗脑打手舒畅的恶行录

【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重庆报道）重庆市政法委在各区域内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从来都没有停止过，以各种方式继续推行迫害法轮功学员，这几年持续要求各辖区内派出所、政法委下属机构、综治办、反邪教委员会等部门对它们所谓系统内没有“签字”“转化”的法轮功学员进行持续骚扰迫害。

舒畅，女，她曾任重庆茅家山女子劳教所、重庆石马河劳教所的大队长、教导员、所长，任内积极迫害法轮功学员。并成为重庆市政法委从劳教所调驻洗脑班的直接迫害人员。在二零一三年劳教制度废除后，舒畅成了重庆市政法委的相关人员，继续其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职业”。舒畅曾被重庆市政法委冠以“全国教育转化能手”，恶名在外。重庆市政法委要利用舒畅继续迫害法轮功学员，虽然曾对外称舒畅不属于政法系统内的员工，但让舒畅拥有对重庆市政法系统内参与迫害的机构及人员的奖金分配的决定权。舒畅在重庆市政法委的罪行中，占有不小份额。

那些靠迫害法轮功学员存活的机构、人员，为了拿到“转化”奖金及完成所谓的“政治”任务，联合辖区内派出所警察、社区网格员、综治办及政法委相关科室不间断的上门骚扰法轮功学员及家人，要求所谓的“签字”、“转化”，如果不“签字”就持续“敲门”骚扰；威胁法轮功学员的单位停发工资及退休金、甚至以注销法轮功学员的户口等，继续加重迫害。

舒畅把监狱、劳教所的“转化”法轮功学员的“经验”用到极致，重庆各级迫害单位须要预约舒畅对被迫“签字”、“转化”的学员做最后审查，核实是否被真“转化”。如果舒畅认定不是所谓的“成功转化”，相关单位就要加重骚扰、迫害辖区内的法轮功学员。

挖掘舒畅历年罪恶

重庆市女子劳教所，早期位于江北区茅家山，后转到重庆江北区沙堡。自一九九九年中共恶党迫害法轮功以来，重庆女子劳教所积极追随恶党做恶，奉行江泽民的邪恶命令，对法轮功学员实施“打死算白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是地地道道血腥的“杀人魔窟”。在那里，法轮功女学员遭到暴打、吊铐、背铐、电击、罚站、罚蹲、煞警绳、野蛮灌食、灌药、辱骂、奴工、不准睡觉、逼写不修炼保证、逼看诽谤法轮功创始人的录像、逼开批判会等等手段的折磨。据不完全统计，至少有四十五名法轮功学员被重庆女子劳教所疯狂虐杀，许多人被迫害致生命垂危才放出。

据明慧网文章《重庆女子劳教所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综述》中报道，舒畅等狱警经常找包夹犯人开会，威胁她们，如谁出所后透露迫害消息，她就告她们诽谤罪。《揭露重庆市女子劳教所的残酷迫害》中报道，二零零二年，茅家山劳教所狱警舒畅从一本杂志上看到说军人都怕军蹲，她就利用“军蹲”来迫害法轮功学员。有个法轮功学员由于不配合军蹲，被恶徒抓住头发按在地上拳打脚踢，还把她的衣服裤子都脱光，在寒冷天气中把这个法轮功学员按在水坑里殴打。

因中共邪党封锁消息，舒畅的很多罪行还没有曝光，望知情者曝光更多罪行。以下仅是明慧网曝光舒畅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部份个案：

◎法轮功学员岳春华于二零零一年一月十九日被劫持到重庆市沙堡女子劳教所非法劳教，期间被二十四小时严密视频监控、强行洗脑迫害。她长期遭毒打，拳打脚踢、扯头、罚站，二零零一年五月十日到九月二十四日，岳春华因不配合女狱警舒畅要求做的题，被逼七天七夜不准睡觉。岳春华于二零零九年五月五日又被劫持到重庆石马河

女教所四大队迫害，因不穿劳教服，喊法轮大法好，被恶徒用宽胶带封嘴、全身捆绑后被关小间，差点休克。同年六月，岳春华绝食抵制迫害，大队长舒畅等狱警指使犯人将她双手反背铐着，按在地上，朝她鼻孔野蛮灌大量液体，同时不准她如厕，造成大便严重失禁，这样持续折磨了一个月左右。

◎法轮功学员张全翠于二零零一年五月被绑架，后被非法劳教两年。在重庆茅家山女子劳教所，二零零二年调到该劳教所的狱警舒畅等，用吊铐、关小间、走蛙步、不准洗漱、不准上厕所、等手段迫害张全翠等法轮功学员，张全翠遭各种折磨，被罚站在太阳下暴晒、被罚跑楼道、罚站通宵不准睡觉、冬天罚站在窗子边吹风、被吊铐在两层高的铁床上只让脚尖着地……

◎法轮功学员方敏于二零零八年七月被劫持到重庆江北茅家山劳教所，入所当天因喊“法轮大法好”，被狱警教唆犯人殴打，方敏绝食抵制迫害。四大队长舒畅到监舍问方敏是否还认识她，方敏说认识，并说出舒畅当年给她灌毒药。舒畅扬手就打了方敏一耳光，并对所有在场的人说：“我打了她，你们都看见了，我就是打了她。”

◎法轮功学员赵家玉于二零零五年被井口镇中共书记左进劫持到重庆女子劳教所非法劳教两年。期间劳教所所长舒畅与左进合谋了一套迫害方案，从精神到肉体上无休止的折磨赵家玉，天天殴打她，罚站、罚蹲，不让休息。

◎法轮功学员陈昌群二零一一年八月十七日被警察从渝北疾控中心等单位绑架到鹿山村望乡台洗脑班迫害，几天内就被洗脑班恶徒折磨致昏迷。直接迫害陈昌群的就有舒畅、周勇、高定等人。

◎法轮功学员石世田二零一三年八月五日被警察绑架到荣昌拘留所非法拘留十天。九月九日，石世田又被绑架到重庆歌乐山洗脑班。要回家时，舒畅特地赶到洗脑班，又将石世田多关了三天。节选◇